

权益与责任

郑惠芳

联合早报，2013年2月3日

最近跟一些移民团体成员接触，谈新公民融入问题，其中一个常被提及的是国民教育的缺乏。有意见反映，护照本转换颜色伴随的是复杂的心路历程，这个新公民身分蕴含了什么责任与义务、什么权益与权力？现处土地承载着怎样的历史？同胞之间的情感依归乃至薄弱点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有人引导并渐进适应的。

其实，别说新公民对这些内容不太确定，许多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未必清楚知道自己的公民身份承载着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另外，宪法之外，作为一个新加坡公民和一个新加坡市民也有所差别。前者赋予的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而后者则是一种生活智慧的累积与约定俗成。例如，男性新加坡公民有义务为国家安全付出两年时间全职服役；而作为良好市民，不管男女，在公共交通系统上发现可疑包裹都应向执法单位报告，这是市民维护社会安全的责任。又如，宪法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为国家官方语言，任何新加坡公民都可享有在官方机构使用这四种语言的权益；然而，作为良好的新加坡市民在行使这项语言权益时也得考虑维护种族与社会和谐的市民义务，在与不同种族人士沟通时适当选择使用语言。

但很多时候，在有利益冲突时，我们往往只记得争取权益和权利而忘了我们的责任与义务，甚少顾及在坚持自己的利益时，是不是同时无意间在要求对方放弃其尊严。

在跟人提起华族新公民融入新加坡的课题时，许多人的反应都认定语言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然而，新公民的体会是，语言其实不是最大问题，我们常常听到的沟通不顺畅，很多时候都是语言背后所展现的姿态使然。

以英语为工作语虽然没写入我国宪法里，但自建国以来就已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强势语言意识形态并主导了许多语言政策，一般国人也普遍接受了英语优先以跟世界与工商科技的发展接轨的说法。四种官方语，对应三个主要族群及国家发展需要，在宪法上被赋予公平、公正、平等的对待权益。不过，在近期的反移民声浪中，似乎这项权益逐渐被理解为在新加坡社会生活必须会讲并应该先使用英语的典范市民义务。因此外来人口（往往笼统包括新公民、永久居民、短暂居留者和客工）必须要懂得并优先使用英语才能算是真正融入本地社会。这种让语言成为强势者的施压工具的现象，再次提醒我国对多语多文化的尊敬与推崇，在一些层面仍然停留在纸面宣言，甚至有被曲解之嫌。地铁公司数月前在舆论压力下终止地铁站名的华语播报就是一例。

再举一例，不久前网络面簿流传一则有关一名马来族家长在一间传统华校听到来自中国的家长对在学校看到巫族学生与家长而感到惊讶，那名巫族家长即刻以流利的华语反问：“那怎么会有中国人在新加坡呢？”巫族家长过后发布网文叙述此事，贴文在网上迅速流传，许多留言都谴责来自中国的家长有种族沙文意识。

甚少人意识到，外来移民很多都来自种族单一的国家，对多元种族和多种语言的概念和体会大多数没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来得深刻。对在这里长大，熟知维护种族和谐重要性的国人来说，中国家长的言论无疑违反了良好的市民义务，那作为一名拥有这一特有生活智慧的良好新加坡市民，是不是更应该发挥智慧，以宽大助人的胸怀、以理解体谅的态度去传达国人引以为傲的独特新加坡特色，而不只是偏激的埋怨甚至讥笑别人的不知（不等同无知）。

这些例子说明两个事实，第一、国人对作为新加坡公民的义务与权益的了解体会其实并不深入，甚至有所偏差。第二、新公民和永久居民对于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缺乏足够的引导说明。

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周一在政策研究所举办的“2013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整理出新加坡的四大核心价值观为：多元种族 / 语言 / 宗教、遵守法律与秩序、任人唯贤，以及廉洁，并认为这些是新加坡建国立基的关键价值观，不容动摇。许多会上发言的主讲人和与会者都表示赞同。另外，令人欣慰的是，会上也确认了传达这些价值观给新移民的任务必须由本土国人承担，过程会有紧张冲突，但责无旁贷。

刚发表的人口白皮书预计在未来 20 年间，我国人口将超越 600 万人，而引进外来人口也势在必行。白皮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让我们重新检视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精髓涵义。诚邀大家一起思考以下课题：

- 你知道作为新加坡人的公民义务是什么吗？宪法以外，在新加坡社会作为一名良好市民，你觉得需要履行什么责任？
- 身为新加坡公民，你能享有哪些权益？对你至关重要的是哪项权益？作为一名公民，你如何维护这项权益？
- 你到目前为止所受的国民教育足够让你思考以上问题吗？这些知识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你正面面对挑战并履行公民及市民义务吗？

作者是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Please click [here](#) for English version